

张灯结彩

## 陈沟耍狮子

□ 陈俊峰

今天我来讲点三十多年前的事，把我碎片的记忆缝合起来，夹杂着我听到的、看到的、感受到的，当然还有我的想象，凑成一篇文章，好多事非常模糊，可能不准确，供大家春节一乐呵。

李村耍狮子有好多家，陈沟耍的狮子属于大里王狮子，跟刘李、大王、李东一道社，这主要来自师承，不同的师父教出来就有了不同的社。陈沟的狮子是青色的，不那么鲜艳，但非常威武雄健。

耍狮子分三种，第一种，擗地摊儿。人手里拿着家伙和狮子来回缠斗，有拿绣球的、有拿大刀的、有拿长枪的、有拿梢子棍的。人把家伙舞动起来，狮子就跟着起舞，摇摇头，摆摆尾，眼睛一闪，再来个狮子头啃屁股，大人说，这叫狮子挠痒痒。最精彩的叫朝天蹬，狮子立起来，像给人作揖一样，蹬几下，立起来不动了，和着鼓点，东抖一下，西抖一下，而后跳回地面。这种场面一般说来，是驱邪用的，主家儿会拿出几块钱来。

第二种，耍板凳、八仙桌。这个难度就较大了，狮子离开地面，况且板凳、八仙桌都是活搁着，狮子整体跳上去，就不容易。板凳有耍两根平行的，也有耍两根一线的，最多耍三根，两根平放，一根架上。狮子跳上去，沿板凳走几步，亮个相，跳下来，最多来个横跨“山洞”，从板凳上一跃而过。八仙桌就一张老式方桌，狮子跳上跳下，这里面有个绝活——神龙摆尾，狮子先跳上去，而后猛一大转身，狮子尾绕桌子半圈儿，而后稳稳落到桌子上。这种是在村里耍，从南头到北头，耍耍走走，就图个热闹。

第三种，上高摊儿。把板凳横竖垒起来，大概四五层，大约有四五米高，像一个佛塔，最上面，横着一根板凳或杵一把大圈椅子。这里面还分两种，一种是死高摊儿，用麻绳捆结实，再用三根钢丝拉着，钢钎砸在土里，三角拉拽，保证稳定性。另一种是活高摊儿。在李村街正月十九的会场儿，各个社火都要去表演，整个一条街都闹哄哄的，受时间和场地限制，板凳都是人扶的，用手脚当绳索，把高摊儿扎牢，看着是板凳垒起的塔，其实也是用人垒起来的。陈沟狮子的绝活是空中翻筋斗——把高处的板凳当单杠，狮子绕板凳打个滚儿，这最叫好！

陈沟耍狮子的老师傅是一个干巴老头——六宝，弯弯着腰，两腮塌陷，精瘦精瘦。只要两手握着拳举起，眼睛就亮了，骨碌碌打转，立即进入状态。六宝培养了四个徒弟，二狗、老八，还有他儿子章路。他也试图培养一个女徒弟，他说，大姑娘耍狮子，肯定吸引人眼球！一个叫黑妞的姑娘主动请缨，六宝就攥着劲儿培养，练了几次，决定放弃。刚开始，黑妞耍狮子头，当耍狮子朝天蹬时，需要大狗从后面抱起，她不让，嫌丑。她当狮子尾，要抱大狗，她又抱不动，只好不耍了。

六宝的四个徒弟，两两一对，大狗狮子头、章路狮子尾算一对，二狗耍头、老八耍尾算一对。一过腊月二十三，陈沟水道口空地就会搭起板凳塔，这四个人腰里捆着黄丝带，“当头”举手握拳，“当尾”猫腰，两手拽“当头”腰里的黄带子，蹦跳、翻滚练习。六宝在下面来回踱步，手指戳戳地吆喝。大年初一，要顶上狮子皮耍，那区别就大了，蒙着黑儿，全靠狮子嘴和脚下那点亮来判断，不管前脚踩空，还是后脚踩空，狮子就会从高摊儿上滚落下来。六宝就发脾气：“你俩不是人，是一头雄狮，一个整体。鼓锣声为什么那么大？一方面是壮声势，一方面就是遮掩你们的商量，都得商量着来，‘当头’脚到哪里了？‘当尾’脚到哪里了？得提醒，得呼号子，相互招呼着！”

耍狮子是出力活，那时的狮子头比较笨重，少说有二三十斤，两只胳膊举着练习，蹦蹦跳跳，爬高上低，非常消耗体力。在休息的间隙，他们脱掉狮子皮，都是一身汗，脑袋冒着热气，像刚出屉的蒸馍。耍狮子也很危险，当头是从狮子嘴里向外观察，来把握方向，同时还得调整步伐，照顾脚下。当尾的两眼一抹黑，全靠跟着走。耍狮子还是技术活，没有个两三年下不来，尤其爬高摊儿，四只脚像长了眼睛，更得有根儿，踩上就是抓住，绝对不敢蹬空，蹬空就会摔下来，丢人是小事，可能会摔伤。六宝不是要发脾气，这些孩子们都是毛头小伙子，假如有个磕着碰着，不但狮子耍不成，也没法给大人们交代，这让他格外小心。

耍狮子壮声势，那就得是排鼓。一二十面排鼓播起来，有阵势更有声势，有惊天动地、排山倒海之势。这里面夹杂着锣的声音，这锣有锅盖儿大小，中间碗口大小向外鼓，系红布头，拍锣的人相当于排鼓队的指挥。见一老师傅，对襟儿棉袄，大裆裤，腰里系根麻绳，把要包了浆的黑红布头，一

圈一圈缠四指上，最后虎口夹住布头，猫着腰，叉开腿，咬着牙，歪歪着嘴，左手握锣不动，右手握锣扬起，向外一翻，回头一盖，合着节拍单脚离地，一蹦一蹦，有股子疯劲儿。如果有人起哄叫好，双脚都能离地，蹦着拍，跳着拍，两面锣就像扇动的翅膀，有鸟欲高飞先振翅的感觉，节奏时快时慢，时而疾风骤雨，时而慢条斯理。

这个老师傅名叫卓，他是教排鼓的老师。鼓点用“咚”，锣点用“嚓”，在排鼓两边上敲的用“嗒”。他用这三个字，写出节奏：“咚嚓，咚嚓，咚嚓，嗒嗒嗒，咚嚓咚嚓咚嚓……”先背会才能练习。节奏背会，而后坐下来，先在大腿上练习，拍中间儿，拍两边儿，就这么反复练。卓培养一群女徒弟，不但鼓播得好，还会玩花样——擗鼓植儿。排鼓围成一个圆，统一把右鼓植儿抛起，把自己的擗给右边的人，赶紧接住左边擗过来的，只要接到手，就朝鼓面播，节奏不能乱，当然，也能擗左鼓植儿。

耍狮子壮声势，还得有鞭炮，尤其是三眼子铳。它像个莲花蓬，三个铁铸的眼儿，大拇指粗细，下面有绿豆大小的引线孔，焊接着一根长柄。把引线认进去，把炸药往里囤，铁棍戳几戳，摁实，点燃引线，高空一举，“咣”得一声，震耳欲聋。为了省事儿，里面丢个大红炮，点着举起，为得是在人群中放炮安全。陈沟村的半大小子，任务就是挂大刀、红缨枪、梢子棍。师傅反复交代，不能扛，不能挑，必须拄起来，竖起来，怕伤到人。大刀、红缨枪不用说，就说这梢子棍，是一根30公分左右的短棍用铁环儿连着长棍，通身涂红漆，狮子耍到精彩处，就开始上下摇晃梢子棍，发出“哗啦啦”的响声，加上叫好声、起哄声、口哨声，也很有声势。

正月十九到来之前，大狗出现了一些状况，从高摊儿上掉下来，虽说没有伤到骨头，也把他的膝盖摔成了“酱肘子”。大狗、章路是成熟的耍家儿，高空翻筋斗也不在话下。六宝在正月十八这天，决定耍一回活摊儿，算是战前演练。狮子在高空翻筋斗时，板凳没有扶住，狮子一扑，板凳一歪，狮子从塔顶翻滚下来，还跟着掉下来一条板凳儿，正好板凳头砸在大狗的膝盖上。

二狗是大狗亲兄弟，大狗、章路这一对出了状况，只有让二狗、老八上，平时训练时，二狗、老八跟着练习，六宝的精力也没在他们身上，这俩人也感觉没有到李村耍大场面的机会，就有些松懈。机会来得太过突然，这俩人也都怂了，六宝找到他们，从烟袋里挖了两锅烟吸了一阵子，说道：“上也得上，不上也得得上！事儿逼到这份儿上了！”

老八拍着胸脯说：“上，宁叫使死牛，决不搁住坡儿！”二狗黑着脸，抽着纸烟，成了闷葫芦。六宝急躁道：“二狗，你也吭一声！”二狗“嗯”了一声，六宝嚷道：“你真是狗，就会哼唧，说话！”

二狗小声嘟囔：“看陈沟狮子，主要看高摊儿翻筋斗，我俩没把握，咋上？”

“那都不会学，活人能叫尿憋死？走，咱现在就去，我教你们耍！”六宝说道。

二狗吐一口烟说：“明天就亮相，今晚学？摔下来，有个好歹，媳妇还没寻哩！”

六宝强压怒火，说道：“媳妇这事你不用管，耍了狮子，我把外甥女给你撮合撮合！”

正说着话，大狗闯进来，一拐一拐靠近二狗，上去就是一个耳光，说道：“不上，打不死你！”二狗吃惊，从凳子上弹跳起来，捂着脸，看着一脸怒气的哥哥，委屈地说道：“我啥时候说不要了？”

“那现在就开始练！”大狗指着门外说，“走，我也去，水道口！已经扯上了电灯。”

二狗对六宝道：“说话算话，我等着跟你叫舅哩！”

六宝笑笑，说道：“放心！走！”

正月十八晚上的演练有好多人，虽说是在捆绑结实的高摊儿，还要上几个人“护驾”，耍家儿不敢再出任何问题。这个动作确实危险，当头站在最高的横板凳上，当尾站在第二级的两个板凳头，狮子头左边一抖，右边一抖，而后向下收，人半蹲着，再猛地向后一扎，180度大旋转，当头双脚要准确踩在第二级板凳头上，把狮子头高高举起，当尾的人从他档下跟过来，双脚踩在第三级板凳上，这就叫高摊儿翻筋斗。说得有些啰嗦，其实这个动作就几秒，关键都在当头这个人身上，二狗感觉到了压力。六宝说道：“其实就相当于狮子来个前空翻，要领就是：猛一翻，叉开腿，翻过来只要当头不踩空，当尾就掉不下去！”他们都不知道练了多少次，先不顶皮踩，后顶皮踩，而后脱掉皮，找找感觉，看看位置，总算有了几分把握。

## 卖元宵的老人

□ 郭亚格

砂糖，吃得我头皮发麻，嚼得牙齿都不能合牢，那是我觉得最恐怖的一种食物。我宁可夹几根咸菜丝也断不会再吃白糖拌米饭，至今听到别人说起这吃法，我都会浑身颤栗。

但我却热爱元宵，黏糯的外皮，甜香的馅料。我钟意它丰富的口感、口味的多层次化。

毕业后第一次到离家几十公里的县城打工，和同村三个小妹妹结伴而行。陌生的环境、生疏的工作，心里每时每刻悬着，紧张、怯弱、想家。下了夜班，老大姐带我们出去吃饭，算是缓解了一下想家的心情。一路上她安慰我们，把这儿当家，把她当亲人，安心学手艺，挣了钱回家交给父母，攒着做嫁妆，我们几个都偷偷笑她，女婿还没影儿呢，嫁给谁？记得路边有一个元宵摊儿，简易的塑料棚，吊着一盏昏昏的灯泡，一个老汉，几炉小煤火，牌上毛笔大字歪歪扭扭写着，馄饨三元，米线三元，汤圆一元五。看到汤圆二字那一刻，心里所有离家的委屈都悄悄溜走了。

小小的一碗汤圆，汤里勾了灾，放了红枣。一元五一碗是六个汤圆。老汉自己手工磨的，一颗颗圆滚滚的汤圆，黑芝麻馅儿的。热乎乎的一口一个下肚，十分快乐满足。老汉

正月十九这一天在二狗和老八的期待与胆怯中到来了，天蒙蒙亮，人已经召集齐了，几乎是全村总动员。有抬鼓的，拿鼓架子的，挂大刀、长枪、梢子棍的，扛板凳的，捎着干粮，浩浩荡荡向李村街出发。

在出发之前，六宝交代扛板凳的人。凡是每人扛一条板凳的，同时也是高摊儿扶板凳的人。六宝说道：“你们都不是人，是麻绳，是铁丝，是铁链，必须把高摊儿给我拴稳，耍家儿把你手指头踩断，脑袋踩掉，都不能松手，不能吭声，不准别人给我丢到李村街！”

李村老街的十字路口，陈沟社火队停下来，准备在这里耍狮子。街上是人挨着人，突然，人群中响起了鞭炮，这是要清场子，人捏着长鞭，转着圈一放，人赶紧后退，腾出一块圆形空地来。排鼓拉出来，围成一圈，像飞翔状拍起来，鼓“咚咚”地播起来。在圆心支高摊儿，一条一条板凳垒起来，人攀上去扶好，形成一个塔。

狮子摇摇摆摆地出来了，六宝手拿绣球，在前面引逗。在地上，先来了个狮子挠痒痒，而后来了个朝天蹬，叫好声不绝。接着六宝把狮子往架子上引，绣球来回挥舞，六宝向上攀，狮子就跟着向上爬，须臾间，狮子已经爬到了最顶。狮子在横板凳上站着，有一种君临天下的俯瞰，左一抖，右一抖，这是一摆，张着大嘴，瞪着眼，接着喝彩声大作，鼓声、锣声、梢子棍声，三眼子铳声、口哨声、叫好声、鼓掌声混合起来，形成了千军万马之声。

谁料？狮子愣在那里不动了，绣球赶紧又去引逗，狮子醒了，左一抖，右一抖，这回人群安静了，擂鼓的人握着鼓槌不动了，好像孙大圣喊了一个“定”，都屏住呼吸等狮子翻筋斗。

谁料？狮子又来回一抖，狮子头低一下，高一下，又没了动静。下面嘘声出来了，外村喝倒彩的声音起来了：“下来吧！别丢人了！”

“怙了吧，回家吃奶吧！”

“陈沟狮子不行了！”

吆喝声还没有停，狮子好像受了刺激，突然，猛地一翻，稳稳地踩住了板凳，它又向上爬，接着又翻一个。大家吆喝着，陈沟人都担心着，但眼睛没有离开狮子，看狮子连翻两个筋斗，先一摆，张着大嘴，瞪着眼，接着喝彩声大作，鼓声、锣声、梢子棍声，三眼子铳声、口哨声、叫好声、鼓掌声混合起来，形成了千军万马之声。

谁料？狮子直着翻，收着转，如穿针引线一般，打个滚儿，又稳稳地站住了。下面的喝彩也达到了高潮。

六宝握着绣球呆了。知道二狗胆怯，赶紧再次引逗，当狮子成功翻第一个时，六宝心里想，今年表演都算成功了。结果狮子一连翻三个，他是又惊又喜又怕，呆住了，绣球定在半空中。喝彩声还没停，狮子又爬到最顶，下面齐声起哄：“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！”六宝打一冷战，吓坏了，玩命地摇晃绣球，大声吆喝：“中了，中了！”这回狮子没有再翻筋斗，而是在最高处儿来了一个朝天蹬，用作揖来答谢观众，又迎来了一次喝彩。

回来的路上，人是疲倦的，啃着干粮，但用高音议论着，叽叽喳喳，尤其是围绕二狗、老八，他俩带着胜利的微笑，成了陈沟的英雄。

“哎呀！排场！真排场！耍得真美呀！美得出奇！”

“二狗，上来是怙了吧！屎裤子了吧？”

“叫谁谁不怙，那么高。但笑话咱，不中，腰别斧子——破上了。我在狮子皮里跟大伙说，‘陈沟人家，扶住啦，我要连翻三’，要不赤肚子，要不穿绸子，咱是晚上练的，还怕它白天。老八呀，抓我真紧，腰都给我掐烂了！哈哈！”

“你不说吧！你吃啥，老放屁，狮子皮捂着，熏死了！硬忍着！”

“您俩不说吧！第一筋斗翻过来，正好踩我手上，都看看，肿的像发面馒头！”

“哎呀！老八踩我脑门上，我硬顶，怕踩空！”

……

“对了，六宝叔，你外甥女那事咋着？”

六宝啃着烙馍，笑笑说道：“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我哪有外甥女？”

“你这老狐狸！”

后来有诗赞曰：三个筋斗云，艺压全李村，技高人胆大，就属陈沟人。

生活随笔

## 戏如人生

□ 张炳辉

“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”说的是小时候看戏。

大人们沉浸在剧情里，时而高亢，时而悲切，我跟着去，不过是增加一些回忆。

“那年正月初五，村西头看戏，晚上可冷了，手都出不来，外婆拿着棉被，小姨搬着凳子，你才两岁，不哭不闹，看不懂也陪着。”在妈妈的记忆里，除了外婆和小姨，更多的是我。

台上一步一晃地走，唧唧呀呀地唱。妈妈抱着我，一会儿暖手，一会儿暖脚，累了换给外婆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有戏，有妈妈，还有外婆。门道我是看不出的，除了灯光和五颜六色的布景；热闹也说不上，还不如看戏的人群。对于我来说，戏曾经是个让人疑惑的存在。

我问爷爷，大人为什么喜欢看戏。爷爷说，戏里有故事。奶奶说，戏里有唱腔。

故事是大人的故事，长得没完没了，不是给孩子看的；孩子的故事应该惊险刺激，跌宕起伏，像鸡毛信，像地道战，在银幕上不在戏台上。

唱腔大同小异，大人分得出，孩子们不行，常香玉、马金凤的戏，村里的高音喇叭里天天放，我还是分不出好坏。

村里头，上点年纪，十岁以上的大概都会喊两句，最不济“王朝、马汉”总还是会的。到底有多难，我觉得难的是背台词。一唱就是小半天，不看台词也不会唱错，大人们厉害。

大人也啰嗦。《小二黑结婚》《朝阳沟》，两分钟讲完的故事，能有那么多好写；几步就能走完的戏台，要来回回两个小时。梆子一敲，弦子一拉，过门调长得让人都受不了了才开始唧唧呀呀地唱。

我问奶奶，啥地方的人说话这么慢，敲了半天鼓才开腔？奶奶笑我：“傻孩子，不是说话，这是唱戏。戏要配上弦子才好听，人活着就要慢，两句唱完，一步走完还有啥看头？”

奶奶念经，也喜欢听哭戏。生活艰难的时候她哭，感动的时候她掉眼泪，唱戏就像是唱她自己。

我是被批评的时候才会哭，感动这东西，我大多数时候觉得烦。

上学了，爸爸把我关在家里写作业；上学了，妈妈给我做了一大袋馒头；上学了，奶奶送我到村口。她嫌我小，晚上不会盖被子；我嫌她慢，小脚又驼背，拄个拐杖还想帮我拿行李。

我停下脚步，等着她：“奶奶，回去吧，走路这么难还非要送。”

奶奶从口袋里摸出皱皱巴巴的几毛钱：“揣好，别让旁人看见。街上有羊肉汤，买碗汤泡馍，大冷天暖暖肚子。”

“唉，学校里有食堂，不是说过的嘛。我不要。抵鸡屁股卖个鸡蛋，攒钱不容易，跟你说了不要就是不要，我都这么大了，你就是瞎操心。”

硬是要塞给我。“拿着，你小，你哥他们我都不给了。”不耐烦，又摆脱不掉。

爷爷说，人活着，要出去多见识见识，不能一辈子窝在穷山沟里。我走了，离开山村，没有离别的痛。人生若是戏，那也是舞枪弄棒的戏。

我走过独木桥，挥舞着刀剑和豪情；在陌生的世界里左冲右闯，像一只桀骜不驯的狼；寒风迎面，我低头向前，留下清冷的背影；一个梦想被丢在身后，另一个梦想在向我招手。

转眼间，过了少年，过了青年，过了中年。繁华散尽是惆怅。终于有一天，站在十字路口，我开始犹豫不决。前边的路通向哪里，是对还是错。转过身，看看来时的路，竟然也高高低低、弯弯曲曲。

眼睛里有些模糊。这是怎么了，何曾是我人前该有的样子？可我还是忍不住。

人生若是在演戏，我是该换戏装了。

找出小时候不曾听过的戏，我大段大段地听，那些小时候不曾读懂的故事，那些优美的文字写不尽的人间事。如果爷爷还在，我可以跟他切磋一下了。

乡音如甘露，余音缭绕。六大名旦，各具特色的唱腔，都是无法超越的经典。如果奶奶还在，我说不定已经比她懂得多了。

烦躁不安的心在唧唧呀呀中求得片时的安宁。

如果妈妈还在，她一定喜欢看到重回襁褓中的我。

心香一缕

春节吃饺子，元宵节自然是要吃元宵的。

前几天我在网上买了今年火爆的柿柿如意小汤圆，外形黄色，上面点缀几片翠绿小叶子，一眼看去像可爱的小南瓜。那我去宜阳玩，路过一个村子，去时就听朋友说起这个地方盛产花椒，车窗里看到路边高高的灯杆上几个红色的带黑点的小灯泡，我还疑惑这村子路灯为什么设计成七星瓢虫形状或者南瓜的样子，问同行的朋友，他也讶然，我俩争论一路，出村时我恍然大悟，不是七星瓢虫是花椒。

我这个人不爱甜食，胸甜胸甜的，喝茶也是清清爽爽白开水，不喜欢放糖，不像一些人，喝水不放糖就喝不下去。

记得小时候家里穷，蒸大米饭就水煮萝卜丝，弟弟总是等不到萝卜丝炒熟就挖一大勺白糖搅拌到米饭里，吃一口，仰着头，眯着眼细嚼慢咽，吃的像山珍海味般。妈妈也总拿一勺白糖搅到我饭碗

碗里，我是惶恐，避之不及。白米饭里掺杂那一粒一粒白

